

## 第一章 與太子的交鋒

「我說，七皇子您這是何必呢，先不說您這千金之軀，單說男兒膝下有黃金，您也不能說跪便跪不是？」

宋凜背靠在太師椅上，右腿搭在左腿膝蓋上高高蹠起，右手握著黑金鐵尺撐在青石板的地面上，玩世不恭居高臨下打量著大牢裡的男人。

太師椅是宋凜命人特意從堂內搬來的，畢竟面前跪的是皇子，她也得把武德司的地牢弄得體面一些才成。

「掌司大人，宋大人，饒了我吧，饒、饒了我吧……」男人一邊磕頭一邊胡言亂語，頭髮披散，身上的華服滿是塵土和褶皺，全身上下看不出一絲一毫的貴氣，進了這武德司的大門，他就從皇子淪為了待宰的羔羊。

武德司的地牢常年陰冷潮濕，見不得陽光，再加上周圍的牢房從早到晚頻頻傳出撕心裂肺的叫喊聲，還不等宋凜用刑，七皇子早已承受不住這等壓力，自己嚇自己，就已經神智不清了。

「哎……好好的皇子，如今這般模樣，人不人鬼不鬼，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。」宋凜眉毛輕挑，嘴角的笑意更濃了幾分，「老顧，你說日後貴妃會不會扒我的皮，抽我的筋啊。」

大牢裡的男人神智不清，只是一味的衝著宋凜求饒。

「不好說。」宋凜身邊的男人一頭白髮，方臉，面容剛毅，不苟言笑。

「算了，蟲子多了不癢，債多了不愁，船到橋頭自然直。」宋凜擺擺手，顯然並未將宮裡那位貴人放在眼裡，「畢竟是皇家人，刑罰就免了，先關著吧，容我再去探探上面的口風。」

說罷，宋凜撐著鐵尺，站起身來，抖了抖衣襪上的塵土，「趕明兒個得讓戶部撥點銀子了，見天的修運河，咱們武德司這個德行，瞧瞧，這灰、這股子濕氣，你們說，在上面開個窗怎麼樣？這人啊，曬不著日頭，該生病了。」

老顧是武德司的老人且一直跟在宋凜身邊，深知她這張嘴說出來的話，就和那西北風似的，說說就過了，根本算不得數。老顧別過頭去，全然沒有接話的意思。

「大人，咱這是武德司，人豎著進來，都、都橫著出去，還有讓他們曬、曬太陽的必要嗎？」守門的漢子摸摸額頭，不解的說道。

宋凜噴了一聲，思考了片刻，啪的一聲，抬手，不輕不重的拍在漢子的腦袋上，「就你話多，但是，有道理……」她笑呵呵的說道：「打個賭，我覺得這位就能豎著出去。」宋凜抬手指著牢房裡的七皇子，「二兩銀子，怎麼樣？」

令朝臣聞風喪膽的武德司掌司宋凜，朝臣在背後都稱她為活閻王，如今這般貪玩小姑娘的模樣若是被朝臣瞧了去，只怕會讓整個金陵城都抖上三抖，不知她又想打什麼壞主意。

「大人，二兩太多，要不，一兩。」壯漢想了一會，他在武德司當值三年了，就沒見人活著從地牢裡走出去過，就算是皇子又如何，他們武德司又不是沒殺過，一朝淪為階下囚，那也只有讓人收屍的分。

「成，一兩就一兩。」宋凜不差一兩銀子，她為的不過是找個樂子。

「屬下同大人賭。」漢子點頭應道。

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……」宋凜全然不怕七皇子聽見，仰頭大笑道：「堂堂皇子的命，只值一兩銀子，一兩，有趣、有趣至極！」

說完不再多言，轉身大步沿著臺階走出牢房，眼中的陰狠轉瞬即逝。

武德司，大梁的監察機構，上至皇親國戚，下到文武百官，所有人的一言一行他們皆可監察，所收集的資訊，由武德司掌司宋凜直接呈報聖上。

「大人，太子殿下已等候多時。」老顧湊到宋凜耳邊低聲說道。

「我這又不是什麼好地方，他倒也不避諱。」宋凜自言自語，「這燙手的山芋，聖上扔給太子，太子就扔給我。哼，行啊，大不了就把天捅個窟窿出來，塌了也有個高的頂著呢。」嘴上雖是抱怨著，步子卻越發快了起來。

「下官宋凜，拜見太子殿下。」

武德司這種地方，就算是太子也要避避嫌，不好堂而皇之的登堂入室，換了常服，從偏門進入，太子來武德司都只能如此委屈一番。

「起來吧。」太子一襲白衣，手裡端著茶碗，眉眼中帶著些許的不悅，「去年的陳茶，妳也好意思拿出來招待人。」太子抿了一口，強忍著吞下。

「太子殿下，下官這裡窮又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兒了，要不您去我那地牢裡瞧瞧，陰冷潮濕，滿地的老鼠蚊蟲，柱子都發黴了，年久失修啊，保不准哪天就塌了，不過塌了也省事，裡面的人啊，死了也好，一了百了，也省得受苦。」

宋凜年方二十二，尋常的官家小姐們研討詩詞歌賦女紅的時候，她就悶頭在這武德司鼓搗她那四十九大酷刑，樣樣都能讓人生不如死。

「妳這張嘴啊，哼！」太子陰陽怪氣的哼了一聲，「說正經事，老七妳打算怎麼處理？」他將雙手收到寬大的袖子裡，面無表情的打量著宋凜。

「下官？」宋凜誇張的大叫了一聲，指向自己，「太子殿下，好歹我爹也是太子太傅，教了您十幾年，咱倆從小一起長大，就算不是青梅竹馬，也有三分交情吧？七皇子您問下官要怎麼處理？他不就是設宴邀請了幾位朝臣吃酒嗎？我還能弄死他不成？」

她和太子從小一起長大，對太子的脾氣秉性再清楚不過，滿嘴的仁義道德，但那顆心早就黑透了。

「要不然呢？勾結朝臣，意圖謀反，還不到死罪嗎？」太子冷冷的說道。

七皇子是貴妃所出，貴妃的娘家近幾年在朝堂頗為活躍，暗中拉幫結派，這些太子都瞧在眼裡。七皇子酒後說了幾句大不敬的話，此事可大可小，太子卻抓著不放，聖上也有想打壓貴妃的心思，這才順了太子的意將人關了起來，想著嚇唬唬也就罷了。

「要殺要剏，您開心就好，不過這人，絕對不能死在我武德司。」宋凜端起她那杯茶，吹了吹，抿了一小口，「我覺得這茶挺好喝的，是太子殿下嘴太刁了。」

「妳真不打算幫我？」太子細長的眼睛像狐狸一般，睇起來看著宋凜，像是盯著

獵物似的。

「七皇子不能死。」宋凜臉上的笑意更濃了，太子越生氣她笑得越開心，「最起碼，現在不能死。殿下……」

她放下茶碗，「聖上年紀大了，這人啊，年紀一大，就開始顧念親情，家和萬事興，當長輩的，哪個想看著自己的兒子們互相殘殺呢？」

宋凜翹著腿，單手撐著下巴，言行中對太子沒有絲毫的畏懼之意，「聖上不喜歡的事兒，殿下便不能幹。」

「可是，妳明知……」太子忽然間提高聲調，不過馬上又緩了過來，冷笑了一聲，不再說話。

「貴妃的心思，禿子頭頂上明擺著的蟲子，長眼睛的都能看出來，所以殿下才更不能讓七皇子死，人言可畏啊，這世間哪有什麼黑白，悠悠眾口，殿下堵不上，日後讓人在史書裡記上一筆，犯得著嗎？」

這話不用明說，太子自是能明白宋凜的意思。

寬大的衣袖裡，太子緊握著雙拳，沉默了片刻，顯然宋凜的話讓他猶豫了，但是……

「斬草不除根，日後便是大患。」太子對上宋凜笑意盈盈的眸子緩緩說道。

「殿下，下官是說，七皇子現在不能死，他不能死在您和我手上，我沒說他日後不能死在其他人手上啊。」

太子聞言看向她，「妳啊妳……」與她四目相對，「活閻王的稱號，果然不是白來的。」宋凜的心可黑著呢，在她眼裡人只分三種，活人、死人以及將死之人，顯然七皇子已經被她歸為了將死之人。

宋凜撇了撇嘴，顯然不喜歡這個稱號，但是沒有反駁什麼，「那位在下官這也待了有幾日了，現在人不人鬼不鬼，太子殿下您行行好，快些去陛下面前為您這個不爭氣的弟弟求求情吧，抓緊把人領回去，在我這再關兩天，只怕貴妃娘娘就要拿著草蓆來收屍了。」她一邊擺手一邊有些煩躁的說道。

「妳想讓我在朝臣中贏個好名聲？」太子片刻便明白了宋凜的用意，他此番前來，原本是想讓宋凜助他一臂之力，在武德司處理了這個心腹大患，沒想到最後卻被宋凜說服了。

宋凜言之有理，他是儲君，是未來的國君，名聲至關重要，朝堂上對此事已有風言風語，若此時七皇子真的死了，這盆髒水就算被扣在武德司腦袋上，但一定會波及東宮。

「不然呢？難道要讓下官去聖上面前求情嗎？」宋凜望著窗外的火紅殘陽，隨意的問道。

太子起身，身上的戾氣少了三分，「日後，還要仰仗宋掌司了。」他走到宋凜面前，抬手拍了拍她的肩膀，柔聲說道。

他們都明白他話裡的意思，七皇子一定是要死的，就算宋凜此刻不辦，日後也是要由她來的。

「好說好說。」宋凜抬手摟住太子的肩膀，湊到他耳邊，「日後殿下成了下官的

主子，殿下想殺誰，下官就殺誰。」武德司只聽皇命，太子日後登上大位，他說東，宋凜絕不會向西。

「武德司交到妳手上，父皇和本宮都放心。」太子自進門後露出了第一個笑容。「哎，殿下放心的不是我，而是我這個女兒身。」她是女人，可以掌管武德司，卻無法坐上那個最尊貴的位子，皇家人自然對她放心。

「點到即止，宋大人何必戳破呢。對了，宋大人同小王爺的婚事……」太子是記仇的性子，宋凜剛剛頂撞他，他也要想法子給宋凜找些不痛快才行。

「殿下！」宋凜咬牙切齒，一聽到小王爺三個字，嘴角雖還掛著笑意，可是眼神中的陰冷卻是再也掩飾不住，「殿下，下官記著當初聖上有意撮合您與我二人的婚事，要不然……」

不等宋凜說完，太子急忙後退一步拉開兩人間的距離，「本、本宮還有事，先走一步。」說完不等宋凜開口，急匆匆奪門而出，全然沒了剛剛的泰然自若。

也是，活閻王，這世間哪個男人想娶尊活閻王回家呢？武德司掌司官階同一品軍侯，她一時也不會離開這個位置，太子若娶了她將會如虎添翼，縱使如此，太子還是如同躲瘟疫似的躲著她。

宋凜自嘲的笑了笑，她這輩子，必是孤獨終老的命。

「大人，出事了！」老顧急匆匆的來到宋凜身邊。

宋凜抬頭望著天，「天塌了嗎？我看好好的。」

「是小王爺那，大人快去看看吧。」

老顧明顯有些焦急，能讓他露出這般神情，小王爺肯定闖了大禍。

「謝長青。」宋凜嘴裡輕念著這個名字，「這個時辰，他不是應該在青樓裡尋樂子嗎？」

「小王爺酒醒將櫻桃推下了床。」

宋凜是個話癆，說上一天的話都不覺得累，老顧則是個「啞巴」，一向長話短說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宋凜大驚失色，「櫻桃不是他最寵愛的姑娘嗎？推下了床？他捨得？」

她扶著額頭，臉色陰沉，不用老顧再說什麼，邁開步子出了門，一邊走一邊碎碎念著，「聖上、老王爺，一個個都亂點鴛鴦譜，非要將我和謝長青撮合到一起。」

還有太子，我幫他擺平了多少事，他倒好，等著看我的笑話，這門婚事……成，我結，大婚之日就是謝長青的忌日，老王爺等著給他這個兒子收屍吧！」宋凜越說越氣。

老顧早已吩咐人備好馬，兩人飛身上馬，宋凜還在自言自語。

「難道謝長青厭倦了櫻桃？」櫻桃可是她親自挑選的姑娘，在金陵城裡是數一數二的美女，「吩咐下去，再給我多找些美女回來。」

「是！」老顧點頭應道。

「風流成性，一個不行那就十個，十個不行，那就一百個。駕！駕！」宋凜揚起馬鞭，奔向煙花巷。

煙花巷坐落在秦淮河的內河道邊上，這裡是金陵城男人們找樂子的地方，無論白天黑夜永遠少不了歡笑聲。河邊的楊柳枝輕撫著河面，河面上泛起陣陣漣漪，美不勝收，宋凜卻無心欣賞這秦淮河畔的美景。

「讓開、讓開！」

宋凜雙腳剛一落地，早已等候在此的奴僕們便紛紛上前，撥開門口的人群，為宋凜讓出一條道來。

其實也用不著青樓的奴僕出面，單是宋凜那一身青藍色的官服和武德司的威名，周圍的人躲還來不及呢，就怕一不小心被找了個錯處逮進去。

「哎喲，這不是武德司的人嗎？」

「嘖嘖嘖，看來有人要倒楣了，倒大楣了。」

人群中三三兩兩的議聲，宋凜腳下一停，突然轉身，眼神鎖定低語的那幾個人，冰冷又無情。

想起傳聞中武德司的那些酷刑，那幾個人頓時臉色慘白的閉上嘴，別說議論了，個個都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。

「大人，您可來了，快去看看吧，小王爺今兒不對勁兒。」衣著華貴的老鵠小跑著迎上前來，「上午還喜歡的死去活來，說要將櫻桃娶過門呢，晌午喝了兩壺酒，不小心磕了頭，吵、吵著頭暈，櫻桃哄著他睡下，剛剛醒來，不知怎麼著，就和變、變了個人似的，二話不說將櫻桃推、推下了床。」

老鵠上了年紀再加上身形臃腫，宋凜步子又快又大，她只能提著裙子邊跑邊說，沒兩句便氣喘吁吁。

「變了個人？」宋凜突然停下腳步，不解的看著老鵠問道。

「對對、對，不、不、不對，人還是小王爺，櫻桃一直陪、陪在他身邊，哎，大人我、我也說不清，您自個兒瞧瞧吧，反正是亂了、亂了，老奴這也是沒法子了，才、才讓人去武德司傳口信的。」老鵠捂著胸口喘著粗氣說道。

樓上早有人候著，見著宋凜來了，急忙引路，走到門前，宋凜毫不客氣的推門而入。

進門，只見美人衣衫不整的倒在地上哭哭啼啼，桌上的果盤散落一地，床上的簾帳也被硬生生的拽了下來，床上的男人衣衫大開，露出寬闊的胸膛，靠在牆角，眉眼間褪去了平日的輕浮。

人還是那個人，謝長青沒錯，一副好皮囊，但身體明顯被酒色掏空大半，若是再這般不知節制沉迷酒色下去，依宋凜推算，不出兩年，黑白無常便應該來收人了。可是……謝長青這張臉，宋凜熟得不能再熟，然而今日，那淡淡的冷漠與疏離，這般神情在謝長青臉上，宋凜從未見過。

宋凜大步走上前，拽出床上的簾帳，扔到櫻桃身上，「出去！」這話是對櫻桃說的，更是對身後的老顧和老鵠說的。

老鵠親自攬起低聲哭泣的櫻桃，用簾帳將櫻桃圍住，跟著老顧一同出了門。

「你發什麼瘋？」宋凜低頭打量著謝長青，單手握著他的下巴，若是換了從前，

謝長青早就亂喊亂叫一番，他這副身子骨養尊處優慣了，受不得半點疼痛。她又加了兩成力道，謝長青明明是疼的，但他卻在笑，不僅如此，竟還膽大包天的抬手撫摸宋凜的臉頰。

他輕輕的如同撫摸什麼稀世珍寶一般，眼中笑意越來越濃，欣喜、珍視、懷疑、不解……幾種複雜的情緒揉合在一起。

宋凜審訊犯人多年，自詡看人頗準，可是這次，她卻看不明白謝長青此時此刻所想。

「宋凜，妳就這麼想讓我死嗎。」

男人烏黑的長髮披散開來，蒼白的面容，嘴唇毫無血色可言，明明是個七尺漢子，此時卻顯得分外柔弱，彷彿只要宋凜再多用一分力便可要了他的命。

「你，是誰？」宋凜聲音一頓，瞪大了眼睛，看著謝長青，她不敢眨眼，她不明白自己為何會如此問。

「謝、長、青！」男人一字一頓的說完，舌尖輕輕舔拭宋凜乾裂的虎口。她自幼習武，一雙手早已沒有了女兒家的嬌嫩，從手指到手掌常年乾裂。

宋凜的動作快如閃電，迅速將手收了回來，重新掛起那副玩世不恭的笑容。

## 第二章 謝長青的變化

太祖皇帝馬背上奪天下，這天下今天可以姓謝，明日就可以姓張姓王，為監察文武百官，太祖皇帝創立了武德司，自創辦之日起，武德司的掌司一直由宦官擔當，位及一品軍侯，令文武百官聞風喪膽。

仁宗年間，宦官專權，武德司掌司竟生出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賊心，清宗即位肅清宦官勢力，一度廢除武德司，直到高宗即位，才逐漸恢復武德司的職能。

這世間，唯獨女子永遠也坐不上那個位子，這也是宋凜能成為掌司的原因。

謝長青慵懶的靠在被子上，迷離的望著宋凜，屋內陷入死一般的寂靜。

「怎麼？玩膩了？謝長青，你喜新厭舊也該有個度，這才幾天啊。」宋凜靠在椅子上，手上的黑金鐵尺一下下敲著地面，發出有規律的砰砰聲，這悶聲頗具壓迫力，聽得人心頭隨之一緊。「無妨，我已經派人給你搜羅美人去了，不出三日便給你送來，包君滿意。」她話鋒一轉，全然沒了剛開始的責備之意。

「妳，就這麼想讓我死嗎？咳、咳、咳……」謝長青捂著嘴輕咳了兩聲，重複問道。

宋凜面色如常，但是握著鐵尺的手卻不由得一緊，「謝長青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你不想娶，我不想嫁，這招不還是你想出來的嗎？」宋凜一直將謝長青當作手掌中的玩物，但是今日，她卻越發看不透他。

謝長青衣衫不整的爬下床，手裡緊緊的握著一條絲巾，一步步走向宋凜，「那女人嘴上的胭脂，有毒！她，是妳的人吧。」

聞言，宋凜的瞳孔為之一震。

「我死了，妳大可將我的死因歸咎於沉迷酒色，虧空了身體。」

謝長青小心翼翼的握起宋凜的手，將絲巾輕柔的繫在她手腕上，那絲巾上一抹鮮豔的胭脂紅跳入宋凜的眼簾。

「妳……」謝長青的眼中沒有絲毫的恨意，相反，他的眼中浮現出一抹淡淡的憐惜。

「我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……」謝長青搖搖頭，緩緩的退到床邊，扶著額頭坐了下去，「美人，我就不要了，這副身體無福消受。」

「好啊，不要美人，你想要什麼？」下毒之事，宋凜沒有承認，也沒有否認。謝長青看著宋凜，不發一言。

「行，你慢慢想，想好了隨時找我，別忘記你我的約定。」宋凜站起身扯下手腕上的絲巾踩在腳下。就算謝長青發現了又如何，讓他死，她有一百種法子。

「宋凜！」宋凜轉身的一瞬間被身後的謝長青叫住。

只是一眨眼的功夫，那把黑金鐵尺便緊貼著謝長青的鼻尖，宋凜身手了得，謝長青根本毫無招架之力，「我還是更喜歡你叫我宋大人，這金陵城能直呼我姓名的人……你不配。」

宋凜收回鐵尺，留給謝長青一個不屑的笑容，大步走出房間，根本不給他再說話的機會。

「宋凜，宋凜，宋凜……」謝長青癡癡的望向門外，嘴裡一遍遍的重複著宋凜的名字，「我們又見面了。」他在笑，笑得欣喜，右手撫摸著胸口，感受著心臟強烈的跳動，他們又見面了。

「說，一個細節都不要放過。」密室裡，老鵠、櫻桃，還有當時在房間內伺候的一眾下人紛紛跪在地上，宋凜背對著眾人負手而立，欣賞著掛在牆上的一幅山水圖。

「小王爺昨夜留宿在這，今兒個上午一切都很正常，如往日般吃喝玩鬧，中午時，小王爺醉酒腳滑，摔了一跤，而後便吵著頭疼，看過大夫後櫻桃哄著小王爺睡下，小王爺下午醒來，就、就突然間像是換了個人似的，先是用絲巾擦拭櫻桃唇上的胭脂，而後便將櫻桃推下床。」被喚作櫻桃的少女如實說道。

「小王爺聞著絲巾上的胭脂，好像、好像發現了……他還問櫻桃，主子是誰？」

「嗯，還有呢？」宋凜的聲音裡聽不出情緒，心思都放在眼前那幅畫上。

「然後……小王爺照了鏡子。」櫻桃回憶道。

「照鏡子？」宋凜轉過頭來，饒有興趣地問道。

「好、好像是……」櫻桃有些不確定，轉頭看向身邊的一名侍女，「妳們注意到了嗎，小王爺好似有意無意的注視著那面青銅鏡。櫻桃雖不確定，但感覺、感覺小王爺是在照鏡子。」

身邊的兩名侍女思索了片刻，都不敢下定論。

「然後，櫻桃便派人出來傳話，老奴覺得此事不對勁，才派人去武德司請大人前來。」老鵠接著說道。

「上午還一切正常，摔了一跤便和換了個人似的，有點意思。櫻桃，妳可是一步

都未曾離開過謝長青？」

「回大人，一步都未離開，櫻桃以人頭擔保，小王爺就是小王爺。」櫻桃不卑不亢的說道。

「老顧，你怎麼看？」

老顧守在宋凜身邊，從始至終都不發一言，「等。」

「也是，若是這一摔讓小王爺的腦袋開竅了，可就不好辦了……我倒也想看看謝長青想從我這得到什麼，或者說，是老王爺想得到什麼。」

「大人！」

「大人的意思……」

櫻桃和老鵠聽聞宋凜的話皆是一震，她們都未曾將此事與老王爺聯繫起來，就連老顧都難得的眼中流露出了異樣。

「船到橋頭自然直，無妨，這麼多年了，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。」宋凜擺擺手，全然沒放在心上。

「大人，櫻桃可以神不知鬼不覺的要了他的命，不如……」

不只是櫻桃，地上跪著的一眾人，她們的命都是宋凜救的，為了宋凜，她們皆可付出自己的性命。

「現在還不是時候……」宋凜制止道：「隨他去吧，你們全當什麼事都沒發生過。」

「是！」

「是！」

宋凜離開青樓時謝長青早已乘馬車離開，入夜這煙花之地燈火通明，正是熱鬧的時候，平日謝長青每每都會在這裡醉生夢死，今日這般匆匆離去，還真是不尋常。

「老王爺聰明一世，可不要在這最後關頭犯糊塗啊。」

春寒料峭，夜裡寒氣重，可宋凜全不在乎，她和老顧沒騎馬，反而有三分雅興，牽著馬，沿著秦淮河緩緩向府中走去。

「老王爺也是為了自保，不得不將兒子養廢了。」老顧罕見的接了宋凜的話。

「不知，謝長青是真廢還是假廢啊。」宋凜踢著腳下的石子，笑意盈盈的說道：

「若是真廢我還能留他幾年，讓他在芙蓉帳裡慢慢的死；若是假廢，那……」

這麼些年，宋凜早已學會如何掩飾情緒，生氣時她會笑，害怕時她會笑，不服時她亦會笑，百姓都說「活閻王」是凶神惡煞，可是只有和宋凜打過交道的人才知道，就連殺人時，宋凜都是笑著的。

「日久見人心。」老顧冰冷的聲音傳入宋凜耳中。

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……老顧啊老顧，你啊……對了打賭那一兩銀子記得給我收回來，不出三日，太子定會去接人。」宋凜突然想起白天裡的賭約，論賭，她宋凜還未曾輸過。

「是，大人！」老顧看著宋凜的眼神總是溫柔的，如同父親關注的兒女一般。

「回府，睡覺。」宋凜伸了個懶腰，遠眺著秦淮河上的黑暗，她的人生自出生起便一直身處黑暗中，光，她這輩子，只怕都見不到了。

國師說，宋凜這丫頭骨骼清奇是習武的好料子。

國師說，這丫頭的八字同朕合，同太子也合，有她在，定能護大梁百年安穩。

國師還說，他想收這丫頭為徒，日後讓她擔任武德司的掌司。

身為臣子的女兒，宋凜的命運從出生時便註定了，她從小如同男子一般習武，十歲後，再也沒有穿過女裝，她的雙手佈滿了練武留下的老繭，她成了皇家的殺人工具，手上沾滿了鮮血。

宋凜永遠忘不了第一次殺人時的心如刀絞，生命在雙手間消逝的感覺……無法用言語來形容。

女兒一生的幸福同宋家上下幾十口人命，父親毅然選擇犧牲了女兒。

兒時的宋凜恨過、怨過，然而所有的這些情緒，都在她第一次殺人時消失了。

她一人的不幸可以保住幾十條人命，這筆買賣值得。

武德司的黑牢竟然有人活著從裡面出去，還是太子殿下親自來接的人，文武百官不敢明著說，但私下自是少不了一番議論。

侍衛抱著刀靠在牢門上，不情不願的從腰間掏出一兩銀子，恭敬的遞到老顧手上，「顧老，這可是百年難得一見啊，送到咱們這的人還是第一次豎著出去呢。」七皇子的生死侍衛全然不關心，他難捨的是那給出去的一兩銀子，「看來這閻王爺也有收不了的人。」

老顧將銀子收好，瞥了眼話多的侍衛，「跟在大人身邊多久了？」

侍衛掰著手指頭數，「三年。」他認真的點頭。

「才三年，本事沒見學得多少，這話多的毛病，你倒是學得有七分了。」

侍衛一聽，不好意思紅著臉低頭，「屬下知錯。」

「大人派你來盯梢，瞧出什麼端倪了？」老顧問道。

「七皇子是有心無膽，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貴妃在幕後推動，昨兒個貴妃還親自來了一趟，給了屬下一根金條，讓屬下閉嘴。」說著，侍衛依依不捨的將金條遞到老顧面前。

「收著吧，彌補你這一兩銀子的損失。」

「是，嘿嘿。」侍衛一樂呵，「貴妃說一定會將七皇子救出去，就算是造反也再所不惜……」他輕撫著自己那一雙「順風耳」，「貴妃說得再小聲，也瞞不過屬下這雙耳朵。」

「造反，呵。」老顧冷笑了一聲，「那邊跟好了，一舉一動，隨時彙報。」

「是！」說罷，侍衛跟隨老顧一起離開了地牢。

宋凜入東宮比進自己家門還順暢，都不用遞牌子，單憑她這張臉，東宮無人敢攔她。

太子嘴上常念叨宋凜沒規矩，但並不加以制止。

「怎麼著，生氣呢？宰相肚裡能撐船，殿下您可是儲君，宰相肚子裡能放一條船，您就得能裝下十條。給七皇子求情，您這心不甘情不願可都寫在臉上了，今兒個去接人，沒出什麼亂子吧？我有點事沒在武德司，這個熱鬧沒看成，真是錯過了一齣好戲。」

一進門，宋凜便打開了話匣子，好好一個眉清目秀的姑娘，說出來的話卻句句讓人心口一堵。

宋凜端起下人為她準備好的茶，喝了一口，「上好的君山銀針，不愧是東宮啊……」她也不拿自己當外人，拿起糕點隨口吃了起來。

「妳和謝長青的婚事到底怎麼打算的？」太子位居主座，貌似全然不在乎宋凜剛剛的一番話，還突然間將話鋒轉到了她的婚事上。

「陛下賜婚，哪兒有我說話的分。」宋凜握著糕點的手一頓，不以為意的回道：「我掌管的可是武德司，只有嫁給皇家人，陛下才會放心。」

「宋凜，妳不用對本宮揣著明白裝糊塗，謝長青的性子本宮再清楚不過，妳嫁給他這輩子……」太子話未說完，便被宋凜給打斷。

「陛下可一直想撮合殿下同下官在一起的，哎，可惜啊，殿下看不上下官，總不能將下官嫁給七皇子吧？若真是這樣，殿下還能坐得住嗎？將下官嫁給一個只知吃喝玩樂的王爺，再合適不過了。」宋凜像是在談論無關緊要之事一般，全然沒有為自己的人生歎息之意。

「呵，宋凜啊宋凜，壞人都是本宮來做，妳得了便宜還賣乖，就算本宮同意娶妳，妳會乖乖嫁給本宮不成？」太子的怒意浮現在臉上，重重拍著扶手，「本宮幫妳，倒還落得一身的不是。父皇的所有決定，妳明著從不反對，但暗中動的手腳，別人不知本宮還不知嗎？」

「老王爺今兒個一早便進宮面聖，同父皇商量妳和謝長青的婚事，給你們倆算日子，婚期就定在五月初八。」太子看著宋凜，眼中少有的浮現出一抹柔情，「妳不是說能擺平謝長青嗎，這就是妳擺平的結果，到時穿著鳳冠霞帔坐著花轎，嫁入王府？和他後院的那些女人一起爭風吃醋？」

「殿下……」宋凜抬起頭，目光如炬，「殿下還不知道嗎？小王爺將府中的鶯鶯燕燕都遣散了。」她玩味的說道：「這東宮的消息也太落後了，殿下，要不將您手下的人送到武德司，下官替您好好教教。」

「妳說什麼？」太子聞言身子一震，「謝長青他發什麼瘋！」俗話說有其父必有其子，老王爺風流了一輩子，他這個獨子有樣學樣，吃喝玩樂一樣都沒落下，金陵城誰人不知誰人不曉，謝長青就是個風流浪子。

「殿下您去問他啊，下官也想知道，他發的什麼瘋。」宋凜又拿起一塊糕點塞進嘴裡。

「妳……所以呢，妳打算怎麼辦？婚期已定，實在不行，妳去請太傅出山，父皇不給別人面子，也是要給太傅三分顏面的。」

「我爹？哈哈哈哈哈哈哈……」宋凜放聲大笑，「殿下您又不是不知道，下官三歲被國師收為徒弟，我爹便當全然沒我這個女兒了，這會正在雞鳴寺帶髮修行

呢，早就不理這凡塵俗事了。」

「那……找國師。」太子不死心，他和宋凜「青梅竹馬」一起長大，雖沒有男女之情，但早已生出兄妹之情。

「師傅啊，師傅一門心思羽化登仙，也沒心思管我。」宋凜撇著嘴，假裝失落道：「要不，乾脆一不做二不休。」她做了個抹脖子的動作，看向太子。

「妳……」若是換了旁人，太子當真會贊同宋凜的做法，可是謝長青姓謝，同宗同源，與自己又沒有利害關係，他雖見不慣謝長青的所作所為，在此事上並不會贊同宋凜。

「玩笑話，殿下別當真。」宋凜神色黯淡，裝作低頭喝茶，她剛剛的話是認真的，她想試探太子的反應，見太子猶豫她便明白，太子不會幫她。

「宋凜，不到萬不得已……」太子的聲音很小，但宋凜卻聽得真切。

「啟稟太子殿下、宋掌司，宮裡派人傳話。」門外傳來侍衛的聲音。

「陛下定是來傳妳過去的，妳和謝長青的婚事……」太子聽完，輕聲歎氣，宋凜的婚事與一般官家女兒不同，她掌管著武德司，只能嫁給皇家人，而那不得寵的登徒浪子，是父皇為江山做的最好的選擇。

「殿下，下官的事何時讓殿下操過心？」宋凜眨眨眼，轉身出門。

### 第三章 為妹妹頂撞皇帝

三歲離家時，宋凜還是個奶娃娃，她睡覺怕黑，她想要奶娘陪，可是師傅不許，宋凜便點著油燈，抱著枕頭，將被子蒙著頭睡，可師傅還是不許。

入夜，她的房間裡沒有蠟燭沒有油燈，黑暗中，宋凜小小的身體縮在牆角發抖，她喚著母親、喚著父親、喚著兄長、喚著奶娘，一天又一天，一月又一月，宋凜不記得自己是何時習慣黑暗的，她不僅習慣了黑暗，而且還喜歡上了黑暗。

「宋凜，妳記住，永遠不要對君王說不字！」

年幼時，宋凜不明白這話的含義，可師傅這句話卻深深刻在了她的腦海中——永遠不要反駁君王，永遠要順從君王。

「宋凜，妳記住，做事要永遠給自己留後手！妳不可反駁君王，但是可以操縱其他人反駁！」

師傅的話，宋凜銘記在心，在皇權面前她永遠不可犯錯，但……可使其他人犯錯。皇家園林富麗堂皇，宋凜跟在皇帝身側一同欣賞面前的春意盎然，此等殊榮不是每個臣子都能擁有的。

宋凜的目光掃過跪在一旁的宋汝。

「這次妳辛苦了，太子那個彆扭性子，也就還能聽妳勸勸。」皇帝人到中年，身子骨硬朗，雖徹夜忙於朝政，但保養得當，面上全然看不出絲毫的疲態。

「殿下心胸寬闊，且最為看重手足之情。」宋凜低頭說道。

「得了，太子和老七都是朕的兒子，脾氣秉性朕還不清楚嗎？」皇帝撫弄著手邊的一朵牡丹花，「老七和貴妃的那點小心思，朕早就看出來了，這次啊，也是給他們個教訓，讓他們學學規矩，都是一家人，朕還真能要了自己兒子的命不成？」宋凜迎上皇帝的目光，兩人相視一笑。

「陛下說的是，家和萬事興。」宋凜心中冷笑，家和萬事興，這五個字放在皇家，卻顯得極為突兀。

「妳今年也二十有二了，這麼多年為了朝政勞心勞力，婚事都給耽擱了。」皇帝話鋒一轉，將話題拉到宋凜的婚事上。「朕和老王爺算著，五月初八就是個好日子，妳和長青的婚事，也該定下來了。」

「是。」宋凜側身跨出一步，正好擋在宋汝面前。

「陛下，長兄如父，臣，不同意這門親事。」宋凜身後傳來宋汝的聲音。

宋凜低著頭，聞得頭頂傳來皇帝粗重的喘息聲，顯然因宋汝的話不高興了。

「妳這個兄長啊……和妳爹……」皇帝欲言又止，一聲脆響，折斷了嬌豔欲滴的牡丹花莖。

「陛下，臣的婚事，臣自己做主，臣嫁。」宋凜面色如常，兄長的處境，皇帝的氣惱，她恍似全然不在意，平淡的說道。

「嗯。」皇帝將折下的牡丹花塞進宋凜手中，轉過身望向遠方，「長青是朕看著長大的，老王爺就這麼一個兒子，雖是寵溺了些，不過是個好孩子，老王爺也沒少教訓他，這不，前兩天將府裡的那些鶯鶯燕燕都清了出去？妳放心，朕既然指了這門親事，便不會讓妳受委屈，他日長青若有什麼做的不對的地方，朕自會為妳做主。」

「陛下……」宋汝開口說話，然而一瞬間只覺得胸口一痛，而後喉嚨像是被東西堵住了一般，什麼聲音都發不出來。

「臣，謝陛下降恩。」

宋凜跪拜行禮，皇帝緩步離開，留下宋凜兄妹二人。

宋汝比宋凜年長兩歲，如今在禮部當值，官拜禮部左侍郎。

宋凜即將大婚，皇帝傳他過來，原本是想讓禮部來操持這門親事，宋汝倒好，開口便頂撞聖上，不同意這門親事。

皇帝很生氣，但礙於宋凜的面子又不能真的嚴懲宋汝，這才讓他在皇家園林罰跪，給他一點教訓。

宋汝被宋凜揪著衣領，一下子提了起來，明明他比宋凜高出了大半個頭，卻毫無反抗之力。

「宋汝，你不是我兄長，你是我祖宗，明兒個我就給你立個牌位，供進祠堂，每日給你磕頭燒香。」宋凜壓著火氣解開宋汝身上的穴道。

兄妹二人的眉眼間頗有幾分神似，宋汝一身書卷氣，頗為儒雅俊秀。

「我不同意，這門親事我打死都不同意，那謝長青就是個地痞流氓，被寵得不成樣子，紈褲至極，父親毀了妳的前半輩子，我不能再毀了妳的後半輩子！」宋汝用力握著宋凜的手腕，「走，我們去面聖，就算搭上哥哥這條命，我也……」

「你的命？」宋凜嗤笑了一聲，輕鬆掙脫宋汝的手，「宋汝，我自己的事，我會處理。」

宋凜三歲便跟在國師身邊，這麼多年下來，兄妹真正交流的次數屈指可數，但血濃於水，宋汝雖是讀書讀「傻」了，但他關心宋凜的心是真的。

「宋凜……」宋汝大步追了上去，跟在宋凜身邊，「我不是父親，我不會為了宋家而捨棄你。」

當年宋凜被送走時，宋汝才五歲，也還是個不懂事的奶娃娃，但當他懂事後，便一直覺得自己虧欠了宋凜，母親走得早，他這個當哥哥的沒能保護好妹妹。

「榆木腦袋，你少說兩句就算是幫我了。」宋凜的聲音柔和了不少，她放慢腳步，「這事我自有安排，你不用操心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宋汝不放心。

「哪來那麼多可是，管好你禮部的事，該幹麼幹麼去，要是讓我知道你再敢因為此事面聖，我和你沒完！」宋凜握著拳頭威脅道。

「我是你哥哥！」宋汝被宋凜氣得渾身發抖。

「不，你是我祖宗。」宋凜長舒一口氣，爾後不再理會宋汝，大步流星的離去。

曾幾何時，宋凜是想尋死的，她這輩子註定是皇家的殺人工具，雙手沾滿鮮血，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呢，多少死不瞑目的惡鬼等著吞噬她呢。

死，宋凜並不害怕，甚至是嚮往的，暗殺行動宋凜都衝在最前頭，她希望能夠出現一個人，結束她的生命。

老顧像是看出了她的心思，每當她遇到危險的時候，總會第一個衝出來，為她擋下。

那一日，老顧拖著手中的殘劍，鮮血順著手臂流下，險些廢了。

「宋凜，為了你哥哥，你要活下去。」老顧聲音虛弱，他用力的緊握著宋凜的肩膀。

為了宋汝！

宋汝是一根筋的性子，做事只認死理，父親離出家只剩下剃度，她又入了武德司，不知道惹了多少人嫉恨。宋家如今靠宋汝撐著，若她死了，那些恨她的人都會將矛頭指向宋汝，他……

年少時兄妹二人見面的次數頗少，可是每次師傅准許她回家，宋汝總會在府門口迎她。長大了，無論她多晚回府，宋汝房間的燈永遠亮著，宋凜知道，那盞燈是為她亮著的。

是啊，為了宋汝，她也要活下去。

入夜，宋凜一身黑衣坐在房頂上，欣賞著十五的圓月，老顧歎了口氣，照舊守在宋凜身邊。

「行了，你在這等著吧，我自己去。」宋凜將手中的鐵尺扔到老顧手上，「大不了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今夜神不知鬼不覺的弄死他，也算了我的一樁心事。」

「嗯。」老顧點頭。

宋凜被逗笑了，「你也不說攔著我些，殺了皇家人，那可是要誅九族的。」她站起身，低語道。

「沒人會發現是大人動的手。」老顧冷冷的說道。

「我師傅會發現。」說完，宋凜不再多言，輕車熟路的探入王府。

此時謝長青一身白衣，黑髮用玉冠高高束在腦後，桌上放著兩杯茶，他手邊的那杯已然喝了大半，聞得聲響，抬頭迎上黑衣人的目光。

「來了。」謝長青的話極為自然，好似特意等她一般。

銀光乍現，匕首抵在謝長青的喉嚨上，宋凜緩緩拉下面上的黑布，「你葫蘆裡到底賣的什麼藥，今夜不妨好好說說。說的好了，我就饒你一命；說的我不高興了，你也不用見明早的太陽了。」宋凜露出謝長青熟悉的笑容，這笑容早已變成了宋凜的面具，戴在臉上時間久了，便再也摘不下來了。

「這傷……」謝長青全然不顧喉嚨間的匕首，目光落在宋凜的手腕上，一道淡淡的傷疤在手腕處，約有一寸長，「怎麼弄的？」他下意識的抬手握住宋凜的手腕。匕首在謝長青的脖子上留下一條血線，宋凜的眼中是一閃而過的殺意。

「怎麼弄的？」宋凜不回，謝長青追問。

「哈哈哈哈哈哈……」宋凜大笑，「小王爺，我是武德司的掌司，身上的每一道傷，自都是殺人留下的，不是殺人便是被殺。」

謝長青的手依然緊握著宋凜的手腕，她沒有掙脫，反倒想看看謝長青還有什麼花招。

謝長青撫摸著那道傷痕，「妳定是不注意，傷口過早的沾了水……」聲音中頗有些惋惜，「好好保養，倒也不至於留下疤痕。」

「怎麼？嫌這傷疤醜嗎？」宋凜湊近了些，細細的打量著謝長青，不得不說，謝長青確實生得一副好皮囊，以往她瞧他不順眼，是因著他周身都透著一股登徒浪子的放蕩之氣，可是今日……同一個人，不同的氣質。

「我身上，可不止這一道傷，小王爺若是真娶了我，洞房花燭夜，看見這些傷疤，可還有興致嗎？」宋凜挑逗的問道。

她不過想捉弄謝長青一番，沒想到面前的男子竟然臉紅了，從臉頰一直紅到了耳朵根。

謝長青避開宋凜赤裸的目光，脖子後仰，他躲的不是宋凜手中的匕首，而是宋凜湊近了打在他面上的熱氣。

宋凜一愣，謝長青這麼多年混跡金陵城的青樓，什麼露骨的話沒聽過，她那兩句才哪兒到哪兒啊……

「這些舊傷太久了，我幫不了妳，日後若是受傷了來找我，我有讓妳不留疤的法子……不，妳不要受傷才是最好的。」謝長青語無倫次的說道。

「你到底是誰？」宋凜收起匕首，後退半步，從上而下的打量著謝長青。

每個人都有一個面具，她有、太子有、皇帝有、皇后有、貴妃有、文武百官……人人都有。宋凜有把握，她能撕下每個人的面具，這麼多年，她看人從未出過錯。

她相信自己，謝長青就是個登徒浪子，她不會看錯。可是……謝長青如今的一言一行讓宋凜猶豫了，難道是此人的偽裝技高一籌？

不等謝長青回答，宋凜再次上前手指搭在謝長青的手腕上。

「還好你下的是慢性毒……」謝長青看透了宋凜的來意，笑著開口道，「雖還未清理乾淨，不過身體已無大礙了，再過幾日……」

「小王爺，是宋凜眼拙看錯了人，給小王爺賠個不是。」宋凜鬆手，眼神中閃現出三分懼意，謝長青並不在她的掌控中，相反地，她好似一步步落入了他的陷阱。

「明人不說暗話，小王爺求的什麼，不妨直說。」宋凜坐在對面的椅子上，擺弄著桌上的茶杯，但卻沒有喝茶之意。

「嫁給我，於你來說才是最安全的。」謝長青癡迷的看著宋凜。

宋凜不明白他眼中的情愫，那種濃烈的感情，怎麼會……以往謝長青看她，眼神中充滿了厭惡、恐懼……

「哦？此話怎講？」宋凜壓抑著心中的慌亂，沉聲問道。

「我身上流著皇家血脈，卻是個毫無實權的空殼王爺，百官看不起我，卻又畏懼我身上的血脈。和我成親，陛下才會更信任你，也才會更護著你。」

「不得寵的廢物皇子多的是，我的選擇有……」宋凜掰著手指一個個數著……

「你絕不可與宮裡的皇子結親，太子不放心。」謝長青壓下宋凜的手，「不要選太子，後宮那個金絲籠，不是你應該去的地方。」

恐懼這種情緒，宋凜只有在第一次殺人時才感受到過，她的刀割開了活人的喉嚨，鮮血噴撒出來，染紅了她的衣裳。今日面對謝長青，這種久違的情感，她再次感受到了。

「宋凜，相信我，我是你最好的選擇，我、我會待你好。」說這句話時，謝長青不禁臉紅了，竟還顯得有幾分笨拙。

「你覺得，我會看重兒女私情嗎？謝長青，你不僅是在小看我，更是在小看武德司。」

謝長青搖了幾下頭，不接話。

「還是說，小王爺意不在我，而是在武、德、司？」她宋凜手上的勢力，可不是隨便哪家人能消受得起的。

不知何時，謝長青的手指竟已搭在她的脈上。

「宋凜！」謝長青提高了音調，他在生氣，「為何要如此糟踐自己的身體？」

宋凜是人，她也不過是個普普通通的女子罷了，刀劍砍在身上會疼，冰冷的夜雨打在身上會冷，加上她身上的新舊傷……身體又怎麼會好？

宋凜迅速收回手，從袖口中抽出絲帕扔在謝長青懷中，「小王爺有心思關心我，不妨先擦擦脖子上的血。」

你是誰？

你到底有什麼目的？

一個個的謎團像是深陷在深潭中，有問無答，一瞬間宋凜動了將他綁回武德司大刑伺候的念頭，她就不信撬不開謝長青這張嘴。

「你需要調理身體，此事耽擱不得，不能再任由你這般下去了。」

「你我還沒成親呢，小王爺就這麼急不可耐的想當起管家婆來了？」宋凜的話中滿是嘲諷之意，「命是我的，身體是我的，我宋凜怎麼個活法，用不著小王爺操

心。」

宋凜心中雖有一百個不情願，但是她絕不能反對聖上，反對的話只能由謝長青去說，「這門親事，你當真要結不成？」

想當初他們二人早已約定好，謝長青先表現得越發荒唐，然後去面聖反對這門婚事。宋凜則有兩手準備，謝長青若是成功了，她便幫他解毒；若是他失敗了，也好，那就讓他不知不覺的暴斃，一死解千愁。

謝長青並不正面回答宋凜的提問，不僅如此，還將話題引向了她無法拒絕的事情上來，「白雲荷，有難。」

謝長青抿著嘴，不死心的想再為宋凜把脈，卻被不想再遭他抓住的宋凜閃過了。

「說！」宋凜急切的追問道。

「她已經被夫家關在柴房兩日了。」

「什麼原因？」宋凜雙拳緊握。

「不守婦道，對婆婆不敬。」

宋凜笑了，是她在殺人時才會露出的怪笑，「對婆婆不敬。」

說罷，她轉身欲走，然而卻被謝長青拉住了袖子，「明日再去。」

「放手！」

「明日她夫君才會回府，傷在兒身，痛在母心。」最後的八個字，宋凜愣了一會，終於反應過來。

「這才是武德司的行事風格，不是嗎？」謝長青鬆開手，反問道。

「有意思。」一瞬間，宋凜對眼前的人起了濃厚的興趣，這麼有趣的人，殺了，還真有些可惜。謝長青這個謎團，她想親手將迷霧一絲絲剝開，「這門親，我同你結，大不了日後當寡婦。」

宋凜端起桌上的茶杯，將茶水一飲而盡，她相信這杯茶裡絕不會有毒，無論謝長青想從她身上求得什麼，他都需要她活著。

等宋凜無聲無息的消失在夜色中，謝長青方才長長舒了口氣，多年後再見，他還是會控制不住自己的緊張，他強壓下心中的欣喜，甚至想將所有的祕密都告訴宋凜。

但是……宋凜太聰明了，聰明亦會被聰明誤，這個謎團，需要宋凜自己一點點解開，急不得。

「姊姊，明日宋凜便會去救妳了，再忍耐一下……」謝長青看著空中的明月，自言自語道。